

## 一周书情

后谷歌时代  
AI·未来

## 《后谷歌时代》



[美] 乔治·吉尔德 著 邹笃双 译  
现代出版社

谷歌用其惊人的“搜索和排序”能力吸引了整个世界。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看似免费小应用，诸如视频、地图、电子邮件等，让众多的用户对其欲罢不能。但一个没有价格竞争的体系必将扼杀创业精神，并将互联网变成广告的荒原。

缺乏信任与安全是谷歌致命的弱点，且当前的计算机和网络体系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如果价值和安全不是信息技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那么这个体系结构必将被替换。

基于广告收入和公民隐私安全利用的自由经济将让位给基于隐私和安全的系统。“密算体系”——区块链及其衍生产品的新架构——才是人类的未来之所在。

长期由少数巨头把持的互联网面临着一场“大拆解”。这将分散计算机的力量和商业，并让整个经济和互联网的面貌焕然一新。

## 《正向管理》



[美] 马文·温斯伯德 桑德拉·杰诺夫 著 洪云 李杨惠子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正向管理》的作者，马文·温斯伯德，是一位拥有50多年经验的国际管理顾问，客户包括众多大型企业、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而桑德拉·杰诺夫，则是一位咨询师和心理学家，曾帮助《财富》500强企业、小型企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进行系统改造。

该书是马文·温斯伯德和桑德拉·杰诺夫50年来“运用非常规领导方式”的经验总结，让领导从控制员工到引导员工，实现正向管理。

《正向管理》里提出了一套独一无二的观点，在原有的领导力技能基础上增加8项技能，这8项技能颠覆传统，打破惯例，让领导者轻松掌控小团队，获得更多的控制权。在减少对员工作控的同时，引导员工，提高工作效率，激发团队主动性。

## 《自控力·实操篇》



[美] 凯利·麦格尼格尔 著 金磊 译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凯利·麦格尼格尔结合心理学、神经学、经济学的新成果，在斯坦福大学为专业人士和普通大众开设心理学课程，将《自控力科学》变成学生称之为“能够改变一生”的课程。基于该课程的《自控力》畅销300万册，读者想进一步学习：作为自控力研究专家的凯利·麦格尼格尔教授，她如何在生活中利用自控力的规律？

《自控力·实操篇》应运而生，这是一本关于自控、动力、诱惑和情绪平衡的实战演练。本书如实地分享了作者自己所知、所用的一切。她充分利用自控力的规律，摆脱上瘾的惯性、快速排除干扰，实现高效工作、平衡生活、情绪管理。

《自控力·实操篇》帮你重新定义“我要做”“我不要”“我想要”的事情，从而创造出你意想不到的改变。

## 《AI·未来》



李开复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现在已是未来，站在人类社会分岔路口的我们，究竟该如何抉择？

迎来“深度学习”这项重大技术突破后，人工智能已经从发明的年代步入了实干的年代。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面对已经来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必须要了解人工智能，跟上人工智能发展的脚步，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淘汰。

全球的人工智能巨头企业有哪几家，现在他们有什么贡献？未来他们又将如何改变世界？

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世界前进的脚步，那么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如何区分？

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冲击和社会的撕裂？在未来，个人、企业、政府究竟该如何协作，才能打造出繁荣的社会图景？

《AI·未来》分析了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存的蓝图。（晓阳）

阅读是孤独的，但它会让我们远离孤寂，就这样，我们走过了40年……

# 回望40年来相伴我们的阅读生活

本报记者 欧阳

有媒体在张罗改革开放40年来阅读生活中有典型意义的40本书。

回望改革开放，甚至更早的年代，大众的阅读生活始于何时呢？对于普罗大众来说，是在新中国改变众多的文盲族群之前吗？显然不是。《工人日报》创刊号所讲述的普通职工生活中，就有工余识字故事——不识字当然就谈不上阅读。是《暴风骤雨》《金光大道》的时代吗？客观说，包括旧俄文学和苏联作品流行的时期在内，书籍的阅读是，也仅仅是少数人的好尚。后来，随着文盲的“扫除”，本来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阅读，但是，却因为风云动荡停滞了。

象牙塔外的芸芸众生在很多年里体会不到自我意识，人们甚至不知道孤独、陌生情爱的那几个人所缺的是阅读吗？以今天的视野回望，实际上真正风和日丽的阅读生活，真正有自我意识、启蒙开智的大众阅读生活，不夸张地说，应该是始于改革开放以及紧随的上世纪8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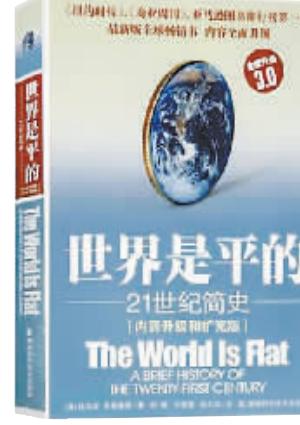
## 第一个十年：个人阅读开启

1978年8月11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伤痕》的短篇小说，一时洛阳纸贵，年轻的卢新华也一夜成名。也是这篇短小的文学故事，开启了“伤痕文学”的大门。

站在今日的台阶上，伤痕文学或许仅仅是痛苦的回忆——我们有理由质疑它缺失反思，在那个晨曦初露的时刻，人们也不太可能在自身意识里进行反省。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思考，朦胧诗一脉就充满疑惑，北岛“不相信”，而顾城要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这是上世纪80年代的纪事，是一个阅读初始的征兆；文学，作为那个时候需要有的生活观照出现在大众的阅读生活中。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发表于1979年的《人民文学》，之后随着改编成电影而声誉日盛，改变（改革）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文学杂志无疑是彼时阅读生活的重镇，也是大众阅读萌发的功臣。之后，“大众阅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男读武侠，女读言情。金庸、古龙的武侠、琼瑶、亦舒的言情，在喧嚷的“主流声音”排斥中盛行一时。《撒哈拉的故事》带来了三毛，不仅是她的域外视野，还有她的域外生活，以及附带的，对国人来说未曾体验过的生活观念，打动了一代青年人。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迎合当时趣味的汪国真一度炙手可热，与此同时，美学热兴起，更吊诡的是，存在主义在汉译书籍稀少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兴旺起来，萨特的小说、尼采的“如是说”，包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无厘头地成为流行“饰品”，“他即是地狱”成为哲学行当以外人士的深刻“格言”，人们在说梦话，罪过当然是佛洛依德胡说八道的《梦的解析》……

在那个“爱好文学”近乎有学问且高雅的年代，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全国人民可能会都在捧读同一本书，比如《平凡的世界》。

在市民阅读的另一面，大学这个象牙塔中的莘莘学子们，还记得“走向未来丛书”吗？还记得《第三次浪潮》带来的震撼冲击吗？

那段时光，阅读可以说是“单向”的，但那是一个激情洋溢、情爱复苏、憧憬未来的时代，是我们因知识的饥渴而阅读的年代，是我们因对文明的向往而阅读的年代。

那是永远的80年代。

## 第二个十年：非严肃阅读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先锋文学，比如影响一大批年轻作者的先锋派大佬马原，到上世纪90年代成为部分人的时尚符号，这个十年，张爱玲、林语堂或者还有梁实秋的生活叙事进入阅读者的视野，当然还有王小波独特审视下的书写。

# 该不该背诵是个问题

## 冷荞麦

不知道是因为新学期新气象，还是诗歌大赛搅动的涟漪，又或者是二者共振的效果，应该是有不少家长（教师）鼓捣着学童操练背诵技术，像背诗、背诵美文什么的，结果引来了名家、达人的良心劝诫，有性子急的就明确呼吁：千万不要强迫孩子背诗（文），强迫只会让小脑袋烦闷，进而还可能带来厌恶“读书”的反面效果。

关于这档子事儿，连我敬重的思想家秋雨先生也觉得这是个问题，今年以来就多次在“站台”时专门指出此种做法（背诵）不可取，呼吁年轻人别浪费时间整这种事：“如果你年轻的生命都在古诗词里耗掉了，我觉得那就太可惜了。”

看来背诵诗文还真就有点“流行”景象了。

关于背诵的事儿，客观说，正反两方面的说法真要论起来，貌似都很有道理，我们不妨先复习一下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

先说支持者观点。少年儿童记忆力强，就着“博闻强记”的好时光，抓紧时间多多记忆优秀作品是上策，既可以朴素地感悟美好，又能够在日后从记忆仓库里翻出来细品、玩味。现实中笔者就有朋友对曾经的“枯燥记忆”很有感触，或曰“那种回味和深入骨髓的熟悉”真的是很不一样，受益无穷。

即便没有这种背诵的迷恋情愫，语言、文词层面的获得，据说也是囫囵吞枣疏于背诵之辈难以比拟的——就算不能出口成章，优雅的诗文、词句张口就来应该是可以有的。甚至还有修养、素质之类的效果云云。

接着看反对者的意见，既然秋雨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都觉得很浪费时间，显然就不会是信口雌黄了。

接着看反对者的意见，既然秋雨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都觉得很浪费时间，显然就不会是信口雌黄了。